

百位农民作家



百部农民作品

这是一部从“5·12”汶川震区什邡抢救出的农民小说
川味天然有致，别具一格
成为作者重建家园的精神力量

从容是一种力量
面对死亡抑或衰老
文字也是一种力量
让我再次获得勇气
去探究生活的真相



邓阳金/著

我和我的乡亲们在天上相聚
我看着他们
大地无语 岁月执著

水月村





水月村

邓阳金/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月村/邓阳金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9.1

(双百大地印文丛)

ISBN 978-7-5087-2422-5

I. 水… II. 邓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6746 号

书 名: 水月村

著 者: 邓阳金

责任编辑: 牟 洁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: (010)66080300 (010)66083600

(010)66085300 (010)66063678

邮购部: (010)66060275 电 传: (010)66051713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华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153mm × 225mm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3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0.00 元



百位农民作家
百部农民作品

作者简介

邓阳金

男，1945年12月8日生，四川省什邡市马井镇光华村人。

初中毕业回乡务农，曾担任村团支部副书记、会计。同时期，利用空闲时间开始文学创作。在《四川文学》等刊物发表短篇小说《杨大娘》、《隐名模范》、《姑娘桑叶叶的烦恼》，均获好评。与人合作的小歌剧《桥头人家》，被选派参加省文艺汇演。

2008年5月12日，遭受汶川地震重创，家园被毁，但作者长达数年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《水月村》被抢救出来，成为重建家园的精神力量。



般。

惠儿年龄不大，却已是二婚。头嫁婆家是个养鸭专业户。肥得滴油。惠儿看人家家里有钱，介绍人一撮合，欢天喜地嫁了过去。不曾想，惠儿冬天过门，来年开春人家养的鸭子就害瘟，见天一槽一槽的死，几千只蛋鸭没出半个月就死了个精光，整得响当当的万元户最后连信用社几千元的贷款也还不上。惠儿见人家穷了，成天在家里做过做场。对男人更是冷若冰霜，动辙便骂。老人婆妈看不过意，说了几句，她便又哭又闹，说人家一家人欺负她，在这个家里过不出来了，抹块吊颈要离婚。其实，人家更是窝了一肚子的火。发发达达兴兴旺旺的日子，偏你一过门就倒了八辈子血霉，不是个丧门星是啥？小伙子有志气，爽爽快快地放了

她。

三十来岁的王富娃，抬头纹就密密麻麻刻在了脑门上，一脸老相。王富娃知道自己没资格挑三捡四，更图个惠儿脸蛋漂亮。惠儿呢，看王富娃更是个独子，有门砍砖的手艺，妈老



作者手迹

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

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

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喜庆日子里，由中央文明办、民政部、文化部、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家广电总局、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“情系农家，共创文明”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：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。首批推出的 20 部不同体裁的作品，记录着农村改革 30 年的雨雪风霜，散发着神州广袤大地的泥土芬芳，令人为之振奋！20 部图书中，有农民作家的小说 14 部，农民诗歌、散文、剧本、民间故事选各 1 部，农民书画集两部。这些不同体裁、不同门类的文学艺术作品，从不同侧面忠实记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程。通过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，我们不仅看到了 30 年来在我国农村发生巨变的现实，更令人欣喜的是，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，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，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；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，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。因此，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，这些作品的集中出版就不容小觑。

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笔下的作品是当代农民记录农村改革开放历史、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，视角独特，意义不凡。30 年的改革风云，是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，是一个国家天翻地覆的历史嬗变，它的伟大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，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、广阔农村的深深履迹，更让我们叹为观止。今天，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——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，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，30 年的改革使中国农村换了人间，新一

代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。这些农民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巨变的深度内涵。他们诉诸笔墨，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言说自己的喜悦，勾画自己的憧憬，抒发自己的感喟，表达自己的诉求。这些作品是改革在场者农民自己的切身感受。

首批出版的 20 部图书也是中国农民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，风格是质朴的，文本是厚重的。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，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。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，朴素乡音土语的恰当运用，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。

“情系农家，共创文明”活动意义重大，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。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，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。了解农村、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，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、艺术作品，农民读者喜闻乐见。因此，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，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可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。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，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。本次活动中，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，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。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，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，创作的艺术灵感。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，真正实现牵手双赢。为了在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，中国作协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。同时，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、培育、扶持农民作者，挖掘、抢救、保护农村民间、民俗文化精品，出版百部农民作品，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，更是一项意义非凡之举，我很高兴应邀为之作序，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。

序

林文询

有句成语怎么讲来着？“恍若隔世”。平常听了，总觉得太夸张，太矫情。然而，前些日，听邓阳金从“5·12”大地震重灾区什邡市打来的电话，说他的长篇小说《水月村》不仅修改好了，而且北京的中国社会出版社很看重，行将出版问世。这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在四川文坛的天空亮丽划过，备受瞩目，而又在不经意间倏然消隐的流星，这位至今没有离开田垌土块的地道农民，竟然独自寂无声息地穿越了二十余年的时光隧道，突然间捧出这样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作品，而且，在天崩地裂的大地震中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，仍然沉下心来，坚持用他那双因岁月侵蚀而颤抖不止的手敲打电脑键盘，将书稿修改完毕，这不禁让我脑海里一片热浪翻腾，真的有恍若隔世之感了。

首先，他的复出便是一个奇迹。说来有趣，去年年中他的这部稿子几经周折转到我手上时，我真的很茫然：邓阳金是谁？谁是邓阳金？好歹我也在四川文坛“混”了二十来年，大小作家大都相熟相知，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名字呢？再一细读书稿，更生奇了，此人的文笔是那么的清纯圆熟、从容淡定；把握人物，驾驭情节，均显得十分老到，得心应手；特别是对川西农村的描写，无论乡土，无论风情，抑或鸡零狗碎、人事俗杂，都给人一种垌亩之中溪水淙淙的感觉，真切，亲切，天然而有致，清亮而活跃，生活气息十分浓郁。说实话，当时我就有一种直感，能如此描摹川西乡村的高手，似乎从周克芹去世后就不多见了。此人显然不是一个新手，那么，又为何我一点也不知道呢？

谜底终于揭晓了，是好友傅恒兄给我揭开的。傅恒兄是省作协的副主席，当时还兼任巴金文学学院的负责人，书稿就是几经周折后，再由他转到我手中的。原来，他、周克芹和邓阳金都曾是20世纪70年

代末、80年代初四川省作协重点关注、培养的农民作者。老邓的作品由于乡土气息浓郁，很受好评，他的短篇小说经常上《四川文学》的头条，而且还常附专评文章，这在当时也算很高的礼遇了。然而说到这里，傅恒也一脸茫然了，他也不知道这位老邓为何突然间从文坛消失了，而且转眼间就无影无踪、无声无息。这又是一个谜，令人费解而唏嘘。

我和傅恒带着又厚又重的装订得十分整齐的四大本书稿，以及我们的阅读感受和意见，驱车前往什邡去看望他。他当时正好住在县城里他当教师的小女儿家。小阳春天气吧，川中难得的阳光明媚，我们坐在河边的空坝上喝茶，都仿佛是老友重逢，激动而亲切。叙罢家常，谈完稿子，我终于忍不住问他：当年你为什么突然不写了，而且一搁笔就是这么多年呢？阳光下，老邓脸上的沟壑更加凸显，他淡淡地笑了一下说：我肩上有三千斤哩，要忙生活。三千斤即是指三个女儿。在当时的农村，要养活三个女儿，拉扯成人，确实是极不容易的。答案竟是如此简单，简单得让人心痛。然而，更让人对这位农民父亲油然而生敬意！它不由让我想起罗中立那幅著名的油画《父亲》。

老邓确实就是这样一位普通而伟大的农民父亲。为了三个弱小的生命，他毅然决然地辞别了喧哗风光的文坛，默然地握紧了锄把，全身心地勤扒苦做，养家糊口。他确实是与文坛绝缘了，一绝就是二十几年。以至于近年来，所谓儿大女成人之后，他重新开始心中始终未曾放下的文学创作，花几年工夫写就这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，还真不知道该如何与文坛、出版界联系了。好在这些年来，他还一直订阅着《小说月报》等文学期刊，想到《小说月报》的顾问名单中有一位当年相当关心、扶持他的老人——当时的《四川文学》主编李友欣，就把稿子直接寄了过去。其实，李友欣老人哪里在《小说月报》呢，只是挂个顾问的名罢了，他早已退休，且住在深圳的子女那里去了。幸好《小说月报》的同志非常负责，又想方设法与李友欣取得联系，将厚厚的几大本书稿寄了过去。李友欣此时年事已高，眼睛基本上看不清文字了。但老编辑就是老编辑，他仍然颤抖着手，郑重地写了一封信，连同书稿又寄往了四川作协傅恒那里。那封信真让人感动，倒不只是它的内容，更主要的是那些歪歪扭扭，甚至重叠的文字书写——真不知道几近失明的老人是怎样艰难地摸索着，才写成的。我们的可敬的文坛老前辈啊！

就这样，费了这许多周折，转了这么多弯，这部稿子才最终到了

我的手里。顺带说一句，这部书稿是邓阳金亲自录入的。他说他的手颤抖得厉害，根本不能握住笔清清楚楚地写字了，但心中的冲动又非要表述不可，于是他下了狠心学会了电脑打字。这部书稿，就是这位老农民，用颤抖的手指一下一下地按键，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来的。几十万字，真是字字心血，字字珠玑啊。可是，它能出版面世吗，特别是在目前长篇作品出版相当艰难的时候？邓阳金能把它修改好吗？这些都是问题。特别是当“5·12”大地震发生后，什邡——老邓的家乡，大地崩裂，老邓的心境恐怕也崩裂了，不复收拾了吧？然而过了不多久，就从电话里得知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喜悦，书稿不仅改好了，而且就要出版了。意外，惊喜，恍若隔世，然后便是感动，激动。我说，老邓，你这可是从废墟里刨出来的稿子啊！

当然，这个相当完美的结果，还要归功于中国社会出版社的同仁，是他们在当下纯文学长篇小说出版难的情况下，执著地要为地道的农民作家出书。是他们的慧眼识中了老邓的这部心血之作，是他们帮助老邓从地震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。对此，作为同行，我要深深地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。

这不是一篇序文，只能说是《水月村》背后的故事吧。愿更多的人读到《水月村》，也愿老邓写出更多的《水月村》，更祝中国社会出版社推出更多更精彩的中国农村的故事。

2008年11月12日

汶川大地震半周年纪念日

(本序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小说家、编辑家)

肖家发财了，发大财了！

要说发财，分田到户这么几年下来，家家户户都发了财。看看女人们身上光光鲜鲜的衣服；看看饭桌上七盘八碗的酒菜；看看绿树翠竹环抱中一天比一天多起来的大瓦房、小楼房……这些就是明证。不过，话要两说。光光鲜鲜的衣服，是女人们一毛两毛抠出来的；修房造屋的砖瓦，是一家人起五更睡半夜辛辛苦苦挣钱积攒起来的；至于七盘八碗的酒菜么，这可得闹懂主人家的心。现今这个社会是“穷遭白眼、富受抬爱”，谁没点儿自尊？谁不好个脸面？俗话说得好，“三天不吃饭，充个卖米汉”，说白了，那是绷的！实打实，一天三顿泡菜下稀饭、十天半个月肥大片回锅肉打一回“牙祭”、一套衣服四季穿、田头该撒化肥了拿不出钱来去买，这样的人家还有的是。

就拿“万元户”这个普天下的人都憧憬的事来说吧，上头天天喊、下面个个争，好几年过去了，情况又如何呢？除了镇街上有三两个文化不高胆量特大的人暴发起来了而外，不要说在小小的水月村，就是整个牛蹄镇又找得出来几个响当当甩得出一万元钱来的？！

所以说，人们一听到肖家一下子有了几大万，就犹如被瓢泼的天冬雨打了，一惊一乍吓一大跳！几大万呀，鸡鸭鹅怕不知道要卖多少只吧？大肥猪得卖几百头吧？好，农民不挣钱，不拿农民作比。吃皇粮的国家干部收入高吧，听说从县上派下来当镇党委书记的魏和生，一个月就是一百大几十元，够可以了吧？可是，算算看，哪怕他不吃不喝，家里头连耗子都不养一个，也要他二三十年才能挣下那么大一笔钱哩。人一辈子最能挣钱无非就那么二三十年吧，这样有头有脸的人物也要差不多一生一世啊！

人们惊诧、议论的同时，心里面还有一股搅和着嫉妒与羡慕的酸涩。怨老天不公，总是“肥处添膘，瘦处刮油”——肖杰一家三口，他是啥招聘干部，妻子曾维玉在加油站上班拿工资，女儿呢，今年刚考上大学去了北京读书。够风光了哩，现在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发了那么大一笔财，这势头，以后还了得？

消息是从王家店子传出来的。

店老板姓王，叫王志愿。王志愿三十大几年纪，生得黑不溜秋，胖嘟嘟的，肚皮肉直往地下掉。不过，这是搭眼一看给人的总体印象。多瞄几眼，你会发现他与众不同。人家的黑是黑里放光，胖是脂厚肉多。他黑得有点晦暗，胖也有点虚伪。对此，也不必为人家瞎操心，以为他得了啥毛病。熟识王志愿的人清楚，他那身体的形容跟他搞的行当有关。

说起王志愿搞这个行当，还有那么一点儿传奇的味道。

王志愿兄弟姐妹六个，他是老小。俗话说得好，“皇帝爱长子，庶民爱么儿”，王志愿从小到大没吃过苦、没受过累，养成了怕做活路的坏毛病。娘老子在世，有娘老子顶着，该。后来娘老子死了，分田到户了，又娶了婆娘了，还养了娃娃了——也就是老辈人骂不争气的晚辈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“火落到脚背上”了——你王志愿该着急了吧？他才不呢，管你田头的杂草盖过苗，走侧边过也懒得伸手扯一把，左不过翻起眼皮恶狠狠瞪一下。那神情，如是这一瞪，杂草们就会心惊肉跳羞愧难当魂飞魄散无地自容郁闷而死一样。显然杂草们把他的意思领会错了，以为他的白眼是恨铁不成钢，反而激励起它们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争先恐后疯狂生长的热情，在稻麦田间来了个金蛇狂舞，将一地庄稼欺侮得东倒西歪弱不禁风苟延残喘气息奄奄，差点没有了立根之地。说实话，一个农民养成这副德性，任谁也看不过眼。于是，一个既简单明了又贴切响亮的绰号给他戴在了脑壳上：懒王。

公正地说，“懒王”这个绰号对于王志愿多少有点冤枉。他懒，只是懒得做田坝头的活路，要是他感兴趣的事，做起来是舍得累的。啥事？吹拉弹唱。流行歌、川戏段子，成天哼哼不厌其烦。抓起胡琴，拉得腰酸臂痛手抽筋不想歇手。拿起喇叭，吹得口干舌燥头发晕不想歇嘴。

一天，王志愿在院子里吹唢呐——这事发生在几年前——从外面走进来个老头。王志愿全神贯注，没发觉。换气时，倒听见老婆光菊的骂声，吹吹吹，背时鬼，道师都吹进门了，看先把哪个吹死！王志愿听老婆的骂听得多，可从没有如此恶毒。王志愿把唢呐从嘴里扯出来，转身正要发作，这才见了站在他跟前的老头，一愣神，把快要出口的骂咽回了肚子里。王志愿嘴上跟老头打着招呼，心头却在想，怪道老婆骂那般话呢。

老头没理会光菊骂啥，也没管王志愿心头想啥，大大咧咧说，板凳都不喊我坐啊？王志愿心里头不想留这位不速之客，却不敢表露，倒敢忙将阶沿上一把椅子拿下来，叫这田老头坐坐坐。

田老头是牛蹄镇的大名人。当年红卫兵造反，他小儿子田桂春检举揭发当爹的重操旧业给死人做道场。批斗会上，红卫兵问，你还搞不搞封建迷信了？道师田老头回答说，你娃娃家些懂个啥，我不给死人开路，他们连奈何桥还过不去哩，咋去转世投胎？没有转世投胎的，人不是要绝种么？招得广大革命群众一阵笑，招得红卫兵一顿打。当然，那个时期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，这与批判封建迷信、牛鬼蛇神有主流支流之分。抓大放小，后来也就没人理他这事了。再后来，田道师的行业从地下转到地上。再再后来，又从偷偷摸摸转为正大光明。现如今么，田道师进行工作是明目张胆大张旗鼓热火朝天气势汹汹了。

今天，田道师给一家造新房的看风水选宅基。回家路过这儿，听见唢呐声，勾起了他的一桩心事。前些时，挨邻的广汉县一户丧家请田道师做法事，看他只带了四五个人，很有些不以为然，就又找了个吹打班子来。人家请来的班子那才像个班子，除送丧的锣鼓响器而外，还有一队洋号洋鼓。更让田道师开眼的是，人家的服装都是统一的。吹吹打打热热闹闹搞了三天三夜，把个丧事办成了个喜事样。做了几十年法事的田道师还能不清楚搞他们这一行的要诀，是做给活人看的，是给主家争面子的。至于说能不能超度亡灵转世投胎飞升天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讨得主家的欢喜，才好挣他们的钱。田道师发觉，自己手下这点儿班底有些跟不上形势了。做到老学到老，联产承包向广汉学，自己为啥不向广汉学？于是，决定招兵买马。

王志愿跟田道师做了几家，名声远扬。田道师跟丧家交涉工钱，他一口说了算，比国家牌价还硬。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，因而他们的业务红火，挣钱犹如拿耙耙在林盘捞竹叶，一捞一大把。几年下来，王志愿把老房子拆了，到公路旁边修起了一座三下二上的红砖预制板楼房。

这就是王家店子，水月村独一无二的店子。

要说，世上的地名怕是无一处没有来历的吧，水月村当然也不例外。早年，这里有一座庙宇，取名叫作水月庵。水月庵的建筑和供奉在殿堂里的神像与其他庵院庙宇差不多，但它有一点奇特之处。众所

周知，“庵”，是尼姑修行之所，而“庙”，才是和尚念经之地。水月庵却反其道，被一个和尚把持着。对这个离经叛道的现象，有人不遗余力寻根究底进行了探究。据传，还是在清乾隆年间，牛蹄镇出了位进士。这进士在皇宫里做了多年翰林编修，告老还乡后，要娶第四房老婆。那女子年轻，一张脸蛋犹如大端阳过后的白花桃，粉里透红，模样十分漂亮。无奈那女子倔强，不愿意嫁给可以给自己当爷爷的进士老爷。进士老爷口水不知流了多少，也没能吃上那鲜桃一口儿。这样熬了一年多，进士老爷也就心灰意冷了。进士老爷熟读四书五经，崇尚仁义礼信，是个怜香惜玉之人，尽管花了大把大把的银钱，也没有生出要毁这女子的私心杂念歪门邪道，反倒低声下气询问女子这一生作何打算。小女子是个贞烈性，说事已至此别无他求，唯与青灯黄卷做伴。进士老爷遂了小女子的意，在离镇不远的地儿，造起一座颇具规模的静堂，取名“水月庵”，让她在院中潜心修行。

世间之事，纷繁复杂。待得进士老爷不得红颜哀叹而逝之后，一帮倾慕小女子已久的闲汉浪人便打起了主意。没多久的一天早上，风传已剃度为尼的小女子法床凳上居然放着一双男人的鞋袜。小女子不堪其辱，夜色袭来之时，跳进了水月庵背后不远的石亭江。事也蹊跷，小女子死后第二天，便有一和尚云游至此，且住下之后不再离去。尼姑庵不伦不类住下个光头和尚，乡邻们觉得好笑，水月庵的主家——进士老爷的后人却说，无论庵院庙宇总得要人守护，僧道有别，宏旨一般，有其主持也好。佛堂虽说名不实，这地儿倒是借水月庵的名叫了水月村，一直传延了下来。

水月村也不是从始至今都这么叫。建庵之前叫什么无从考究，光解放后就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名。有编着数字叫的，比如什么七村、八社、九大队；有用革命词语叫的，比如什么革命、人民、永向前。前几年地名普查，为选定命名争论不休。有人仍主张用响亮的革命词语，说“水月”这个名字太封建，太花哨，太“那个”了。水月村人一致坚持用“水月”，倒不是这帮人有多浪漫，对“水月”这个词有啥偏好，都是些跟泥巴打交道的粗人，现时喊作杨秀才的老汉，只不过因为“粮食关”过后在水月庵小学堂里教过几天娃娃们“人手口刀”、“BPMF”，才这样叫的他。文化决定地名，地名蕴含着文化。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惯根深蒂固，一个地名说改就改没那么容易。权衡利弊，地名办的人最后还是把这里定名为水月村。

水月庵里的菩萨早在解放初期就被翻身农民砸了个稀巴烂，房子



也在搞学校规划时拆除。至此，彻底地名存而实亡了。

王家店子虽说离镇街只有二里来地，可乡下人都遵循“无事不上街，上街要折财”的行为准则，有事没事往店子上走。当然喽，来店子上的人各有所好。有专门找人打牌的，也有凑到一起来喝酒的。而更多的，则是来摆龙门阵，扯闲条、吹牛皮。图的是这里人多，能听到好些收音机里听不到、电视机里看不到的逸闻趣事。

肖杰家发大财的消息传开后，来店子上耍的人更多了，似乎想要从中找到点发财的途径似的，人们不单关心钱财的确切数字，更想弄清楚是怎么来的。是肖杰搞第二产业做生意赚的？是他那当了厂长的哥哥或是成都那个记者朋友送的？抑或是走在路上，钱捆捆绊了他的脚，捡着的？说到底，总得有个来路不是？

打长牌的、玩扑克的、搓麻将的已经围起了好几桌。

惠儿给娃娃喂饱了饭，一把甩给老人婆妈抱着，单脚利手朝店子上去了。

离得老远，光菊大声武气朝惠儿打起了招呼，喊：“罐罐，你死婆娘这个时候才钻出来啊，你们伙计都等你多久了。”罐罐是惠儿的绰号。惠儿二十七八年纪，脸盘盘长得很是俊俏，且随时随地都挂着笑，再加上一张说话很讨人喜欢的嘴，总给人心里一丝甜甜的感觉。甜的东西是什么？是糖。农村人盛糖，用罐罐。不知是谁，七弯八拐这么一联想，叫了她罐罐。这绰号叫起来虽然不是那么好听，倒也说得过去。光菊所说惠儿的伙计，一个叫秀妹子，一个叫杨启香，她们也有各自的绰号。名叫秀妹子的女人长相与她的名字大相径庭，身材一点儿也不秀气。同样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少妇，却像个怀胎妇人样，肚子滚滚的，跟个泡菜坛子毫无二致。肯定是因了这，不知是谁开的头，都叫了她坛坛。至于杨启香为什么叫了个钵钵，就不好说了。推测起来，怕是出于对她说话的口气、为人处事的性格叫出来的了。杨启香比惠儿、秀妹子大不了几岁，可说起话来开口闭口就是，“老娘就要弄你，你把×跟老娘啃了！”一股四川人火辣辣的味道。辣的东西是啥？红海椒。红海椒用来做啥？晒红酱。红酱要用啥东西装？钵钵。叫杨启香钵钵，绕得有点离谱，有点牵强。绰号嘛，没必要那么认真。也可能这三个女人的绰号出自同一个人的杰作，为的是让三个伙计组成一个甜、酸、辣，相互匹配的“三味娘娘”小女人集团。

光菊的话音刚落，杨启香就朝惠儿吼：“你死婆娘中午都要跟男

人搞一会儿呀，这阵才扯脱么？”在这儿耍的人听习惯了、听顺耳了，打牌的还是按着自己的牌打，吹牛的还是按着自己的牛吹。唯有邱青元汪打米两个，抬头看了眼惠儿，神情暧昧地怪笑了两声。

惠儿满脸堆笑，走上前去捧住杨启香的脸，说：“钵钵姐，妹子哪些地方把你得罪恼火了嘛，我一来你就骂开了。”杨启香在惠儿脸上揪了一把，说：“死婆娘，连打是心痛骂是爱都不懂得么？”顺手拉过来一把椅子让惠儿坐下，急急地问：“你昨天擦黑跟前在沟边上跟你们大哥俩亲亲热热说些啥？是不是问他发财的事？”店子上的人听杨启香问这话，静了下来。“钵钵，”惠儿没有带上“姐”字了，说：“你不要在这儿跟我俩怪哈，啥子‘我们大哥我们大哥’的，你还不是喊人家大哥呀。”杨启香说：“我嘛是搭巴着你们喊的嘛。”惠儿说：“照你这样说，我还不是搭巴着人家喊的呀。”杨启香说：“你算啥子搭巴着喊啊，你的男人总姓王嘛。”光菊见她俩老在那儿耍嘴皮子，插了进来，说：“叫花子争花龙门，争一阵就是你们的了。”惠儿一听，挑唆道：“钵钵姐，你看是不是，人家就不依了哇。”杨启香立马朝光菊骂：“老板娘，你妈的×，你不得了，人家就跟你男人是同年兄弟嘛，我默道就是你们亲哥哥了。”光菊冤屈道：“看这个死婆娘喃，人话都听不来。这儿的人都想听你问罐罐的话，我才把你们岔开的哟。”惠儿接过光菊的话，说：“菊姐，你咋听钵钵说那些弯酸话啊，她说我跟大哥俩亲亲热热，我就招呼了声下班啦，人家就问了我一声打牌战绩如何，这也叫亲亲热热呀？”杨启香忙说：“好好好，真的没说就算了，看你脸都急红了。”人们没有听到想听的，好像谁惹了他们，把牌拍得叭叭地响。秀妹子轻轻哼了声，说：“罐罐的话你们都信。”惠儿没急，仍是一脸的笑，说：“钵钵坛坛，你两个是不是早就谋划好今天要欺负妹子了？”在一旁打牌、人称大侠的邱青元接过话说：“三味娘娘，你几个你弯酸过去，我挖苦过来，就算你们是啥子铁坛坛铜罐罐钢钵钵都要弄来稀巴烂，你狗日的几个落不到一个好东西。”三味娘娘停止了内讧，将矛头指向了邱青元。惠儿骂：“你滚啊。”秀妹子说：“女人家说话有你啥相干，牛圈头伸出马嘴来了。”杨启香走上前去，在邱青元背上打了一巴掌，骂道：“死大侠，看老娘弄你哈！”邱青元夸张地叫了声“哎哟”，抬臂做出一副拦挡的架势，顺手在杨启香胸脯上轻轻摸了一把，嬉皮笑脸说：“你凶你凶。”待杨启香回转身去坐下了，又挤眉弄眼放低了声音说：“你弄？你长得有没得那个东西嘛，看你弄人家吗人家弄你啊。”邱青元的话还是

被人听到了，招得店子上的人一阵哄堂大笑。杨启香其实也听到了，却并不在意，她的心还放在先前那个问题上，支使秀妹子，说：“坛坛，你去问你们大娘。”秀妹子哼了一声，将脸扭向一边。惠儿替秀妹子说了话：“你不是叫人去找骂挨么？人家现在都像个街上人了，要不然买不到那样子，要跟你这些人说么？”杨启香揪住不放，扯了把秀妹子，说：“那你就去问你们肖姑爷。”秀妹子摆摆手，说：“我不敢我不敢。”光菊接过嘴，感叹道：“不晓得咋个的，大哥那个人多谦和，又都像有点怕他个样。”戴着副老花眼镜，正伏在桌子上打长牌的杨秀才说话了：“你不知道吧，这就叫人持正气，不怒自威嘛。”大概邱青元刚才没在杨启香身上找到感觉，想在嘴巴上补一点，说：“我看你们这些婆婆大娘一天真是，人家发了财，你们眼红吗咋个嘛。”他的话招来杨启香一顿臭骂：“你啥鸡巴大侠啊，没胆量问就算了，少在那儿污蔑人。我们咋眼红啦？闭上你那个臭麻×。”看邱青元老老实实不敢还嘴，又对惠儿说：“罐罐，我看大哥对你那么好，你总不会怕嘛，你问一下。”惠儿一脸的喜气，嘴里却说：“钵钵姐，我看你的眼睛怕是长到脑壳顶上去，看出些啥来喽。人家对我好？人家跟缝缝才好嘛。”几个女人也没品尝惠儿话里的味道，一下子好像发现什么似的，都嚷嚷着说，这两天咋没看见那死东西了呢。

惠儿提说的“缝缝”，显然是一个人，一个女人。这女人水月村人都称呼作“凤儿”、“凤凤”。惠儿把“凤凤”叫作“缝缝”，就不单是指一个人的名字，其中又多了一层含意，指一道口子。什么是口子？形象一点儿说，就如两扇虚掩的门，中间显现的那一道窄窄的间隙。而惠儿叫缝缝的含意，却又不是指这样的间隙。指什么，那就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了。总而言之，很有些二流的味道。

凤儿的本名跟中国所有汉族人的名字一样，前头是姓，中间是班辈，后面是名，叫作林祥凤。还是在读小学的时候，林祥凤觉得这名字叫起来又拗口又不好听，便自作主张把祥凤颠倒过来叫了凤祥。四川话“祥”和“翔”同音，于是，再来了个别出心裁花样翻新，将“祥”字改作了“翔”字，叫了林凤翔。这样一来二去的改，还不要说，无论是写起来看还是叫起来听，如果闭上眼睛，生发点儿想象，比起原来的名字不但叫起来上口好听，还很有了些诗情画意。

凤翔回娘家去了。说是娘家，那真是名副其实，家就老娘一个人。老娘挨帮六十了，偏还落下个风湿病，一遇天气变化或是临了大的节